

• 理论研究 •

论朱震亨与张介宾补肾思想之异同^{*}席崇程 田栋 刘金涛 张宁 刘珍珠 王维广 陈子杰 翟双庆[#]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摘要: 朱震亨(朱丹溪)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其滋阴学说对后世影响颇大。张介宾早年研习丹溪学说,对朱震亨滋阴思想在批判继承的同时,又发丹溪补益思想之未发,另成一派,成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朱震亨与张介宾二家在补肾思想上都重视肾精,在药材选择上都将植物药与动物药结合起来,在药物剂型上都以丸剂为主。但是在温补肾阳方面朱震亨偏于用平和药物,少火生气,而张介宾喜用大辛大热之品,以求速效;在滋补肾阴方面朱震亨主张在补阴之品中佐以苦寒之品,清降相火,张介宾偏于将滋阴与补气、温阳结合起来,阳中求阴。二者关于补肾的思想对于临床上伴肾虚证候的各种疾病的治疗具有较大的指导性作用。

关键词: 补肾; 朱震亨; 张介宾; 学术思想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20.08.004

中图分类号: R229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inking on tonifying the kidney between Zhu Zhenheng and Zhang Jiebin^{*}Xi Chongcheng, Tian Dong, Liu Jintao, Zhang Ning, Liu Zhenzhu, Wang Weiguang, Chen Zijie, Zhai Shuangq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our great scholars in Jin and Yuan Dynasties, theory of Zhu Zhenheng(Zhu Danxi) has great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Zhang Jiebin studied Zhu Danxi's theory in his early years. While criticizing and inheriting Zhu Zhenheng's thought of nourishing yin, he became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arm-nourishing school. Zhu Zhenheng and Zhang Jiebin both attach importance to supplementing kidney essence so as to tonify the kidney; in the selection of medicinals, medicinals from plants and animals are combined; besides, they both take pills as the main drug form. However, their thoughts differ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 warming and nourishing kidney yang, Zhu Zhenheng prefers to use moderate medicinals to generate qi without causing fire, while Zhang Jiebin prefers to use medicinals extremely pungent and heat in nature for quick effect. In nourishing kidney yin, Zhu Zhenheng advocates that yin-nourishing medicinals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bitter cold ones, then ministerial fire can be cleared; while Zhang Jiebin prefers to combine yin-nourishing, qi-supplementing and yang-warming medicinals to seek yin within yang. In conclusion, Zhu Zhenheng's and Zhang Jiebin's thoughts on tonifying the kidney play a guiding role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various diseases with kidney deficiency pattern.

Keywords: tonifying the kidney; Zhu Zhenheng; Zhang Jiebin; academic thoughts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 Zhai Shuangqing, Ph. D., Doctoral Supervisor.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o. 11 Beisanhuandonglu,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9. Email: zsq2098@

席崇程 男 在读博士生

[#] 通信作者: 翟双庆 男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医理论体系、历史演变及方法学 E-mail: zsq2098@163.com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No. 2018YFC1704100, No. 2018YFC1704105)

163.com

Funding: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No. 2018YFC1704100, No. 2018YFC1704105)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ne

肾为水脏,内藏元阴元阳,对肝、心、脾、肺四脏功能的正常发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医认为久病及肾,人体气血阴阳的亏虚都会损伤肾中元阴元阳,导致肾虚。朱震亨(朱丹溪)引《黄帝内经》之言,推论人体之阴精难成而易亏,因此在治病和防病中处处顾护肾阴。张介宾早年研究丹溪学说,肯定朱震亨滋阴补肾的理论,同时重视肾中元阳的重要性,发展了温肾阳的理论,弥补了丹溪理论的不足。二者在补肾的治法和用药中有同有异,因此对二者学说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各取所长,指导临床对伴肾虚证候的各种疾病的治疗。

1 张介宾与朱震亨补肾思想之相同

1.1 补肾之法,尤重肾精

《易经·系辞传下》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提出精是化生人体的重要精微物质,这一思想对于中医对精的认识影响颇大,为中医重视精提供了理论基础。《素问·六节藏象论篇》云“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认为精主要藏于肾,由父母遗传的先天之精和其余四脏的脏腑之精构成,对人体的生命活动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精不能直接对五脏起滋养作用,因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又云“精化为气”,认为肾精化为肾气,肾气分阴阳,肾气、肾阴、肾阳方能直接推动五脏功能的正常发挥。朱震亨继承《黄帝内经》重视肾精的论述,强调补肾当佐以滋补肾精之品,追本溯源,以求肾精化生肾气,调和阴阳。如在肉苁蓉丸中,朱震亨以狗脊、补骨脂、杜仲等药温补肾阳,同时佐以枸杞子、覆盆子、菟丝子等药补肾益精,填精益髓,肾精充足则肾阳化生有源,诸症自愈;在济阴丸中,朱震亨以龟板、锁阳、当归等滋阴补肾,同时佐以熟地黄、枸杞子、菟丝子填补肾精,肾精充足方能化生肾阴,阴虚乃复。

《景岳全书·传忠录》云“元阴者,即无形之水,以长以立,天癸是也,强弱系之,故亦曰元精。”张介宾补虚重视补肾,同时又将肾精归属为真阴的范畴,提出“精即气之根”,强调补益肾精的重要性,因此不论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多佐以补益肾精之品^[1],从根源入手补益。另一方面,补益肾精的药物配伍于补阳的方剂中还可起到阴中求阳的作用。

张介宾填精之品,当首推熟地黄,其在《景岳全书·本草正》大力赞扬熟地黄“味甘微苦,味厚气薄,沉也……大补血衰,滋培肾水,填骨髓,益真阴,专补肾中元气,兼疗藏血之经……性平,察至阴之德,气味纯正,故能补五脏之真阴”,因此在补肾的方剂中往往重用熟地黄,以收奇效。如左归丸以山药、龟板、牛膝等药补益肾阴,右归丸以肉桂、附子等药温补肾阳,皆用大剂量熟地黄补肾益精,佐以枸杞子“添精固髓”、菟丝子“补髓添精”,三药共同滋补肾精,肾精充足则元阴元阳化生有源;大营煎在以当归滋阴养血,杜仲、牛膝滋补肾气,阳中求阴的基础上,佐以熟地黄、枸杞子补益肾精,肾精充足,真阴化生,则经血正常,疼痛自止。

关于朱震亨与张介宾重视肾精在肾阴肾阳化生中重要性的观点,为现代治疗各种疾病伴有肾虚证候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然关于二者这一思想背后的逻辑,笔者认为用中国哲学传统的“体用”关系来解释最为恰当。唐代经学家崔憬指出“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明确指出体用的关系,体为用之基,用为体之变,二者同等重要。肾精为体,是肾阴肾阳存在的基础,肾精不足根本无源,单补阴阳无异于舍本逐末,过于片面。肾阴肾阳为用,是肾精之变化,也是肾精直接发挥作用的载体,忽视阴阳则为舍末逐本,不仅不能使肾精得到很好的培补,而且还会酿生痰湿等病理产物。因此在临床中只有将培补肾精与滋阴温阳之品巧妙结合,在滋阴温阳之外,佐以熟地黄、枸杞子、菟丝子、覆盆子等补肾益精之品,本末同顾,体用兼得,方为补肾之基本思路。而补益肾精之品,笔者十分赞同张介宾之说,用大剂量熟地可以峻补真阴,速回亏虚之肾精,但是临床当视具体情况,若患者素有邪火扰肾,或阴虚火旺,此时可减少熟地黄用量,或者生地黄、熟地黄同用,以保全面。

1.2 草木之情,配合血肉有情之品

关于中药的分类,最早在汉代郑玄便明确提出“五药,草、木、虫、石、谷也”,将中药按照其自然属性大致分为5类。补益的药物中,按照药物的自然属性大致可以简单分为植物药,如熟地黄、附子、山

药等,动物药如鹿茸、阿胶、龟板等两类。关于动物药在补益方面的优势,最早在《神农本草经》便有记载,至唐代孙思邈明确提出“以脏补脏”,以动物肝脏治疗夜盲。明清时期动物药滋补的优势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如明代韩懋在《韩氏医通》提出“鹿乃纯阳,龟、虎属阴,血气有情,各从其类,非金石草木比也”,大力赞扬动物药在补益人体精血之中的优势。现代研究表明,动物药易被人体消化吸收^[2],与植物药结合起来可以互取其长,增强补益的功效。朱震亨与张介宾二者之书虽无专门关于动物药补肾优势的论述,然均已意识到动物药滋补的优势,如《本草衍义补遗》云“〔龟板〕大有补阴之功……其补阴之功力猛”,《景岳全书·本草正》云“〔鹿角胶〕善助阴中之阳,最为补阴要药”等。在补肾药物的应用中,朱震亨与张介宾通常将熟地黄、当归等草木类药物与鹿角胶、龟板等血肉有情之品结合起来,结合各自滋补的优势,共同达到补肾的目的。如在大补阴丸的制方中,朱震亨将熟地黄与龟甲胶、猪脊髓结合起来,滋阴补肾,潜降相火;在虎潜丸中,朱震亨将熟地黄、黄柏、白芍等滋阴补肾的植物药与虎骨、龟板等动物药结合起来,滋阴降火,强壮筋骨;张介宾在右归丸的制方中,将熟地黄、附子、肉桂等大辛大热的植物药与鹿角胶结合起来,大补元阳,培补命门。对于肾阳虚严重、导致阳痿的病人,张介宾更是在右归丸的基础上加黄狗外肾,以形补形,借用动物药的优势,补肾壮阳。因此现代临床在补肾药物的选择上,当将植物药与动物药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发挥各自的优势。

1.3 药物剂型

《神农本草经》云“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指出药物剂型对于药效的发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王好古在《汤液本草·东垣先生用药心法》云“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意也”,提出丸药的作用缓慢,适用于慢性虚损性疾病,对于后世药物制剂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朱震亨继承先贤对于药物剂型的认识,对于单纯补肾的方药多采用制丸的方法,如大补阴丸、肉苁蓉丸、锁阳丸等,同时朱震亨还适当采用丹剂、膏剂等药物剂型,使补肾药物缓填亏虚,同时不会损伤气血,造成副作用。张介宾在补肾方药剂型的选用上与朱震亨基本一致,多采用丸剂制备药物,同时结合膏剂、丹剂等剂型,如左归丸、右归丸、两仪膏、赞化血余丹等,以适当的剂型保证补肾药物能够充分发挥药效,同时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由此可见,在补肾药物剂型的选择

上,丸剂、丹剂、膏剂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当作为补肾药物的首选剂型。但是由于其起效缓慢,对于一些肾虚严重的病证恐难成功。因此张介宾在左归丸、右归丸的基础上,增加补肾药物,改变药物剂型,创立左归饮、右归饮,实为全面之举。汤药起效较快,方便根据疾病变化灵活加减,恰如其分弥补了丸剂、丹剂、膏剂的劣势。因此临床中应用补肾药物在剂型的选择上当灵活变通,如果患者发病时间长,病情较平稳,当选用丸剂、丹剂、膏剂;若是患者肾虚严重,疾病复杂多变,此时当以汤剂为主。

2 张介宾与朱震亨补肾思想之相异

2.1 朱震亨偏于少火生气,张介宾偏于大辛大热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反对补阳用大辛大热之品,主张以平和之药缓缓补之,温补阳气。朱震亨生活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局方》)盛行的年代,时医用药多以《局方》之方为主,而《局方》用药“偏于温燥”^[3],易于“造成燥而伤阴,阴虚阳亢”,损伤人体阴血,酿生各种疾病。同时朱震亨时期理学已经初步完善,邵雍提出“阴几于道”的重阴思想,对朱震亨学术理论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朱震亨结合自然界日月的变化和人体的生理特征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主张在治病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固护阴血,反对用药太过辛热,防止“壮火食气”,大力主张“少火生气”的理论,常用杜仲、牛膝、锁阳等甘温平和之品组方,药物较少,药量较小,缓缓化生肾阳,恐用药太过辛热招致火邪,损伤“难成而易亏”的阴血,正如其在《丹溪心法·补损》所云:“阳药多则散火。”如在补虚丸中,朱震亨以人参、白术、山药、枸杞平和之品温补肾气,化生肾阳;在肉苁蓉丸中,朱震亨以狗脊、补骨脂、杜仲、牛膝等性平或微温之品温补肾阳,同时佐以山茱萸、熟地黄等滋阴之品,既病防变,防止疾病和不当用药更损阴血。

张介宾早年大倡丹溪“滋阴”之说,“未尝不服其高见”,后又批判朱震亨“妄引《经》‘阳道实,阴道虚’及‘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等文,强以为证。此诚大倍经旨,大伐生机之谬谈也”,提出“人得天地之气以有生,而有生之气,即阳气也,无阳则无生矣。故凡自生而长,自长而壮,无非阳气为之主,而精血皆其化生也。是以阳盛则精血盛,生气盛也;阳衰则精血衰,生气衰也”的论述,大倡补阳之说。张介宾这种思想的转变,主要与其人生履历有关。张介宾生于浙江温暖之乡,而后从戎奔波于东北苦寒之地,由于环境的变化,不能耐受外界严寒

之气,同时见到东北地区春夏温暖之时万物生长,愈热则万物愈加繁盛;秋冬寒冷之时万物肃杀,过冷则僵枯遍野^[4],这些使其深刻意识到阳气的重要性,从而提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等重阳的经典论述,结合丹溪理论丰富成“阳非有余,真阴不足”之经典理论,肯定元阴元阳的重要性。同时张介宾多年从戎,行事干脆果断,从不拖延怠慢,其军事气质完全融入医学思想之中,因此其觉平和之药起效甚缓,延误病情,而配伍如附子、肉桂等大辛大热之品可收速效,大获成功,正如其在《景岳全书·传忠录》所云“治病用药,本贵精专,尤宜勇敢。”张介宾药重四维^[5],附子作为张介宾“四维药”之一,具有“退阴回阳之力、起死回生之功”,通常跟肉桂、干姜等配伍广泛应用于温补肾阳的方药之中。如在右归丸、右归饮皆以附子、肉桂峻补元阳,大补元煎的加减中,张介宾提出“如元阳不足多寒者,于本方加附子、肉桂、炮姜之类,随宜用之”,以附子、肉桂、炮姜味甘而性温热之品,甘以养正、温热以散寒^[6],大辛大热助全方温阳之功。

2.2 朱震亨偏于降火以补阴,张介宾善用阳中求阴

朱震亨在《格致余论·相火论》指出“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朱震亨继承李东垣“阴火者……元气之贼”的学说,临床发现阴虚病人多有好奇勤欲,多疑善怒等特点,这些不良的生理心理特征导致相火妄动,损伤真阴,从而酿生各种疾病。同时朱震亨先学理学,师从朱熹再传弟子许文懿,理学对其医学思想影响尤为之深。朱震亨继承理学“慎动”的思想,提出“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故凡动皆属火”,认为“动”在人体就是“相火”致病的根源^[7],因此一方面采用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提出“君火不妄动,相火惟有禀命守卫而已”,告诫需要“正心、收心、养心”,主张精神摄养,以静制动^[8],同时采用以苦寒之品“降相火”的补阴方法。相火得降,回归本位,不再妄动,肾阴不得进一步损耗,去除导致肾阴亏虚的这一根本原因,方可达到肾阴回复的目的。如在大补阴丸中,朱震亨以熟地黄、猪脊髓、龟甲胶等滋阴补肾,填补真阴,同时佐以知母、黄柏滋阴降相火,坚肾壮腰膝。朱震亨创制的大补丸仅有一味黄柏,三补丸以黄芩、黄连、黄柏三味药物,通过潜降相火从而达到补阴的目的,以泻代补。

《类经图翼》云“虚火者,真阴之亏也,真阴不

足,又岂苦劣难堪之物所能填补?矧沉寒之性,绝无生意,非惟不能补阴,抑且善败真火。”张介宾反对朱震亨降相火以补阴的思想,认为在滋补肾阴方剂中苦寒药物应用太多不惟不能滋补肾阴,而且损伤易亏之肾阳,因此主张以育阴为主的补肾阴方法^[9],反对滥用攻击降火之药。张介宾这种学术思想的形成,与理学的发展密不可分。明代,理学已经发展得如日中天,在金元时期多以理学阐述相火,而明代理学的发展间接促进了命门学说的形成与完善。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认为太极为万物生成之原,故张介宾亦以命门中精气为产生真阴真阳之原^[10],理学认为太极动静互根,阴阳互用,张介宾认为精气互根互用,正如其在《求真录·真阴论》所提出“命门居两肾之中,即人身之太极,以生两仪,而水火具焉,消长繁焉。”因此张介宾在《新方八阵略·补略》中提出“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主张在补阴的方药中佐以补阳的药物,从阴阳互根互用的角度出发,使补阴药物发挥更佳的效果^[11]。同时阴主静,阳主动,补阴药物应用过多容易壅遏气机,导致气血津液运行失常,补阴不成反招致痰湿等病理产物。因此在大队的补阴药物中稍佐以补阳、补气药物,不仅可以帮助补阴药物充分发挥药效,增强全方补益之功,而且可以防止补阴药物黏腻太过,病邪中生。如左归丸中,张介宾以熟地黄、龟甲胶、山茱萸等滋阴补肾,专于纯补真阴,化生肾水,同时佐以鹿角胶温热养阳之品,阳中求阴,使精血肾水化生充足,填补真阴。

由此可见,在补肾方面二者的用药各具特色,但是道并行而不悖,二者之特色在临床中各有可取之处,因此临床在补肾处方用药的过程中,当谨守病机,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辨证化裁。若患者肾虚伴有相火旺,当采用丹溪之法,阳虚用杜仲、牛膝等平和之品温补肾阳,阴虚以熟地、当归等滋补肾阴,同时适当佐以黄芩、黄连等苦寒降火;若患者以肾虚为主相火不旺,此时张介宾的补肾特色更具优势,阳虚可采用附子、肉桂等大辛大热的补肾药物专于培补,同时佐以熟地黄等补阴益精之品,阴中求阳,阴虚当用熟地黄、山茱萸等药滋补肾阴,同时佐以鹿角胶等补气温阳之品,阳中求阴。

3 小结

朱震亨与张介宾的补肾思想对于现代各种伴有肾虚证候疾病的治疗有较好的指导作用。补肾之

法,二者在明分阴阳的基础上皆重视肾精,从肾精化生肾阴肾阳;补肾之药,当将草木之情与血肉有情之品结合起来,汲取各自的优势,增强补益的功效。在药物剂型的选择上,肾虚疾病发展缓慢,病情比较单一,故二者多采用丸剂、膏剂等剂型。因此临床中,补肾当在滋阴温阳之品中配以补肾益精之品,以血肉有情合草木之情之品,制成丸剂等效缓剂型,日渐培补,方能成功。

朱震亨是滋阴学派的创始人,重阴轻阳;张介宾是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同重阴阳。二者的学术观点多为对立,却并无对错之分,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二人的生平履历和理学的发展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朱震亨继承理学“慎动”的思想,温补肾阳喜用平和之品,少火生气;同时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阐述相火,喜用苦寒之品降相火,以泻为补。张介宾根据理学思想,继承赵献可、孙一奎等人的学说,完善命门学说,温补肾阳喜用大辛大热之品,以求速效,滋补肾阴配伍少量补阳药,阳中求阴。因此临床中当将二者之法灵活结合,若是患者相火燔灼,丹溪之法更佳,若是患者肾虚严重,景岳之理更妙,当根据临床实际情况灵活选用,不可偏执一家而偏废另一家。

根据二人补肾思想的区别可以看出,医家的哲学思想和生平对其医学思想的形成影响极大,因此在从事文献研究和各家理论研究的过程中,研究医家的学术思想不仅应该以其著作和医案作为切入点,还应同时兼顾医家的哲学思想和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自然气候特点等方面,多收集整理与医家相关的史料信息、碑文、地方志等,以及医家生活年代的运气特点、社会风貌、经济状况等内容。只有将信息综合起来,方能全面分析医家学术思想及其形成的影响因素,将医家的“道”与“术”完整而详细地展现出来,切不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参考文献:

- [1] 易自刚. 张景岳补肾方配伍特色浅析[J]. 新中医, 2007, 69(11): 88-89.
Yi ZG. Analysis of compati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Zhang Jingyue Bushen formula [J]. Journal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2007, 69(11): 88-89.
- [2] 肖洪贺, 杨洋, 高佳, 等. 我国动物药本草考证研究进展[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8, 16(16): 147-151.
Xiao HH, Yang Y, Gao J,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animal medicine Bencaological study [J]. Chinese Medicine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of China, 2018, 16(16): 147-151.
- [3] 付璐.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接受史研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7.
Fu L. Study on He Ji Ju Fang's acception history [D].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017.
- [4] 王婷婷, 柳红芳. 基于阴阳精气、命门学说的张景岳补肾治法特点[J]. 现代中医临床, 2018, 25(2): 42-45.
Wang TT, Liu HF. Characteristics of Zhang Jingyue's therapy on tonifying kidney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yin-yang, vital essence and life-gate [J]. Modern Chinese Clinical Medicine, 2018, 25(2): 42-45.
- [5] 钟相根, 畅洪昇. 张景岳传世名方[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 18.
Zhong XG, Chang HS. Zhang Jingyue's Famous Formula [M]. Beijing: China Medical Science Press, 2013: 18.
- [6] 席崇程, 张杰, 高先阔, 等. 从《新方八阵·热阵》浅窥张景岳治寒大法[J].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32(3): 9-11.
Xi CC, Zhang J, Gao XK, et al. Discussion on Zhang Jingyue's treatment on cold from Xinfang Bazhen: Rezheng (Heat Array in Eight Tactical Arrays of New Formula) [J]. Academic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8, 32(3): 9-11.
- [7] 赵鸿君. 朱丹溪医学思想的理学内涵探析[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5, 11(12): 935-936.
Zhao HJ. Study on the Li theory connotation of Zhu Danxi's medical thoughts [J]. Chinese Journal of Basic Medicin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5, 11(12): 935-936.
- [8] 陈伟, 许宝才. 朱丹溪学说思想及其渊源探析[J]. 中国现代医生, 2018, 56(19): 142-145.
Chen W, Xu BC. Analysis on the thought of Zhu Danxi theory and its origin [J]. China Modern Doctor, 2018, 56(19): 142-145.
- [9] 刘庚祥. 从《新方八阵》探张景岳温脾补肾心法[J]. 辽宁中医杂志, 1997, 24(12): 10-11.
Liu GX. Study on Zhang Jingyue's method of warming the spleen and nourishing the kidney from Xinfang Bazhen [J]. Liaoning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97, 24(12): 10-11.
- [10] 姜春华. 明代命门学说与宋儒太极图说[J].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62, 7(12): 24-29.
Jiang CH. Mingmen theory in Ming Dynasty and Taiji diagram theory of Confucianism in Song Dynasty [J]. Shanghai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62, 7(12): 24-29.
- [11] 席崇程, 张杰, 高先阔, 等. 从《新方八阵·补阵》探讨张景岳的补益学术思想[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42(4): 303-304.
Xi CC, Zhang J, Gao XK, et al. Zhang Jingyue's Academic Ideas of Tonifying in Xinfang Bazhen: Buzhen [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CM, 2018, 42(4): 303-304.

(收稿日期: 2020-02-17)